

十六國春秋

一
玉
十二冊
玉

前趙錄五

春秋卷第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曜上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于淵幼而聰慧有膽量
年八歲從淵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
仆曜神色目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
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
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恒拓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
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草隸善屬文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
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
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

何數公足道哉弱冠遊于洛陽坐事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
綏綏匿之于書匱載送于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遂變
姓名客爲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給以衣食恩顧甚厚
曹恂雖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曜甚德之後遇赦放
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嘗隱居于管涔之山以琴書
自娛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
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
玉爲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
爲五色淵聰之世頻歷顯職及粲嗣立拜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事鎮長安光初元年冬十月斬準之亂曜自長安奔赴次
于赤壁太保呼延晏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自平陽奔之共

上尊號遂以晉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以下
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
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官遣使拜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
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進攻斬準于平陽巴及羌羯
降者七萬餘落勒皆徙之于所部郡縣曜使征北將軍雅鎮
北將軍策進屯汾陰與勒爲犄角之勢斬準遣侍中卜泰送
乘輿服御請降于勒勒囚泰送于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
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戮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
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
朕方宜濟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
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爲朕入城以朕此

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決十二月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及將軍馬忠等殺準推尙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明明出戰屢敗嬰城固守遣使求救于曜曜使雅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誅靳氏見康女有姿容將納爲后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尙污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秉操益堅曜哀之免康一子使雅迎母胡氏之喪于平陽還葬栗邑墓號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追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

父廣爲獻皇帝祖防爲懿皇帝考闕爲宣成皇帝

光初二年春二月斬勒左長史王修于市以其外表納欸內

覘強弱也夏四月曜徙都長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後

立妃羊氏爲皇后

卽故惠帝后

子熙爲皇太子封于襲爲長樂王

闡爲太原王冲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王徵

諸宗室皆進封郡王五月陳安自稱秦州刺史叛降于曜六

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下令曰蓋聞王者之興必禘

始祖

一作世祖

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

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

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爲

太祖亟議以聞于是太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

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勲功茂于平洛
終于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以水行承晉
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于是牲牝尙黑旗幟尙立冒頓配天
淵配上帝自稱大趙大赦境內殊死以下冬十二月黃石屠
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于南陽王司馬保
保使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
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進據草壁秦隴
氏羌多歸附之曜遣車騎將軍雅平西將軍厚攻楊曼于陳
倉二旬不克曜自率中外精銳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
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敕雅等攝圍固
壘以待大軍是月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

政事陰有餘之徵也

光初三年春正月曜自雍城攻陳倉楊曼王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吾已自滅不如率見眾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殞耳早晚無在遂盡眾背城而陳爲曜所敗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遂進攻草壁陷之松多奔隴城進拔陰密又陷安定司馬保懼遷于桑城曜振旅歸長安署雅爲大司徒二月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將軍朱恕及別將尹安趙愼等四軍屯洛陽晉司州刺史李矩襲克金墉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陽始等懼叛降于後趙石勒曜署廣平王岳爲征東大

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移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始等
軍勢甚盛岳乃班師鎮于陝城于是河南之民皆相率歸于
李矩洛陽遂空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西明門內大樹
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
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
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五月陳安表請擊晉別
將張瞻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六月丙辰將軍解虎及
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事覺虎車皆伏
誅乃囚徐彭等五千一作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
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不從子
遠叩頭流血曜大怒以爲助逆幽之于獄盡殺庫彭等尸諸

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于水于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

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

一作四十三

輔大亂城

門晝閉曜甚患之欲大興師往伐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

曜怒甚手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旦夕猶敢如此嫌死

晚耶叱左右速殺之大司徒中山王雅太傅領司徒朱紀太

保領司空呼延晏侍中司徒郭汜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

測猶不忘諫諍所謂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

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

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四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

乃赦之秋七月復勅內外戒嚴親討渠知游子遠又諫曰

陛下誠能納臣愚計不勞大軍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

試言之子遠曰羌夷之叛匪有大度窺竊神器也但逼于陛下嚴刑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可安莫若大赦諸逆人若沒奚官者悉令還之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與小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死者耶且小人聚居必有所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若諸酋長自以罪重不卽下者請假臣弱卒五千人爲陛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不爾者今賊黨旣盛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之可殄也矧大悅卽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軍屯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滅之遂振旅循隴右秦州刺史陳安郊迎先是上邽氏羌

十餘萬落保險不服其會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曜復遣子
遠將兵討之權渠率眾阻險自固子遠進兵至其壁下權渠
率眾來拒五戰皆敗權渠恐懼欲降其子伊餘大言于眾曰
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何其怯也
遂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進擊之子遠曰吾聞
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當今無敵況士馬之強復非其
匹且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又西戎剽勁其鋒銳不可當不如
緩之使其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
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蓐食晨值大風黃霧
晝昏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伏而戰一作
復生擒伊餘于陣悉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請降子遠

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
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最疆部落皆稟其命而
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拜子遠爲大司徒錄尙
書事八月曜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
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盛典是以世祖
草創河北致封嚴尤之孫魏武勒兵宋梁追慟橋公之墓前
新增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
洗馬劉綏等或識朕于童胤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
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
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
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

軍將軍安平侯竝加散騎常侍但皆邱墓夷滅申哀莫由其
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九月曜立太學于長
樂宮東小學于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
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
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
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冬十一月曜召構殿巧手三千
人發陽平等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鄴明
觀立西宮建凌烟臺于鎬池又于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
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
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憲營
室構作楚宮彼其急也猶尙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迹以

延九百之慶前奉詔書將營鄧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以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今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淩烟一作霄此其功費億萬鄧明也若以給軍

則可以吞吳蜀而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能改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十五

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于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于終也如此向魑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儼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

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于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
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自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
見踐辱惟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達抑亦釋之之功興亡
奢儉罔然于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卽日下詔曰二侍中懇
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
乎夫以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尙納鍾離一言而
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之極弊可不敬從明誨其悉
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
無德不報今封豫安昌子苞平興子竝領諫議大夫仍敷告
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朝夕冀聞其過也自今法政有不利于
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園以興貧民

春秋卷第五終

四年平公六年父與寡母不給高卿卿山岳